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二

良二

道經

登仕郎 且章 撰義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御注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東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臣義曰大仁不仁非不仁也以仁為恩仁亦淺矣害之隨至仁可為乎大道之世適然皆生同焉皆得何以仁為天地無愛於物而物當其分而同於自得聖人無愛於百姓而百姓自適而相忘於無情此天地聖人所以視萬物百姓為芻狗也天地之於物聖人之於民非無心也非有心也生其所自生治其所自治應時而用其用也不藏己事而廢其廢也不留何容心哉皆

所以輔自然爾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御注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解處皆礙在道為一偏在物為一曲

臣義曰天地之間一氣之運闔闔變化出入動靜不見新故無有終始其猶橐籥乎橐籥之為物以虛而受其受也不辭以虛而應其應也不窮有實其中其用也廢天地之鼓萬物豈有心哉萬物自動於至虛而天地聽其自爾聖人之於百姓是以應其適然而無係累故比夫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御注曰虛已以遊世則泛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匿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

臣義曰氣寓於橐籥以鼓萬物者橐籥以虛能受能應故也其靜也虛氣復於無而未始或屈其動也虛氣應於有而未始或

窮聖人虛已泛應曲當於物而其道不屈動化應時運量不匿而其道愈出安有言為之累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注曰籥虛以待氣氣至而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辨者之圓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臣義曰聖人本乎無言迫不得已而有言其言也緣時適可應彼而已猶籥之虛為氣所鳴爾應理而言其言不窮辨者之言是非交擊言之雖多其窮也數惟善惡兩忘是非不立則虛而無係無係則不偏不偏則得中中而能守曠然忘懷而復乎天一天地之心於此可見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御注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

不麗於形不墜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滅故云不死

臣義曰圓於陰陽者其盛衰有形役於變化者其成壞有數涉形與數其生也執固谷以常虛而應群動之感神以常寂而妙萬物之上常虛則不累於形常寂則不滯於數谷之虛神之妙冥於一致與道同體生生不窮其應無已其化不測其猶日月維斗皆終古而未始或息或滅故曰不死不死者以其無所自生故不死也神亦至矣必曰谷神者氣冥於虛神潛於氣神之應也如響能容能應能虛能盈無有終已故以谷言

是謂玄牝

御注曰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以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臣義曰谷神以無受萬物之命天地以有

賦萬物之形不曰天地而曰玄牝者以天地之色類言也色類本乎氣故玄牝者氣之所以生物也有母養萬物生生之理是造物之妙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注曰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臣義曰玄牝者生物之本體屬乎陰陽萬物之母也門有闔闢之義根有生出之理玄牝之氣闔而為陽麗乎陽者之所生也闔而為陰麗乎陰者之所出也天地以陰陽形之大者言之也天地萬物由此門出莫得而見故曰玄牝之門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御注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不知其盡

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在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條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臣義曰萬物資氣以生資神以靈故氣為神母神為氣子氣固則神全氣汨則神亂氣喪則神去綿綿者引而不絕續而不已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無窮恍惚窈冥而或有在故謂之若存茫然天造任其氣之自運而莫知其所以然條爾地化委其形之自殖而莫知其所以無為用而非智力所能為也故曰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御注曰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

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焉故能長生

臣義曰復乎無物孰命其形合乎無始孰有其生賦生之初同乎太虛凝為我形如水有冰世之人一受成形遂以形為我有

認其有生遂以生為我固是以形虧而不完全生離而不抱忽然而逝何異隙駒曾不知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爾天穹隆而位乎上未始有心於覆物也地磅礴而位乎下未始有心於載物也形為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為天地功為覆載而不知其所以為覆載其長且久未始以生為也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雖寓於有生而無有生之累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注曰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為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辨而為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而已

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况身外之事物乎遺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為一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

於上古而不為老者此其効歟

臣義曰立已以先物則物為我敵而為物之勝而身未始或先有我以存身則身為物喪而為物之傾而身未始或存此理之固然也聖人位乎天地之兩間而成能於天地達而為三才辨而為三極交而為三靈混然無間咸體乎道其致不異故此章言天地之不自生故能長且久繼言聖人後外其身故能先能存也聖人無心於自先故後其身而天下莫如我先之至無心

於自存故外其身而天下莫如我存之固我身之先我身之存皆超然無物我之累未始有其身者然也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注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臣義曰天地聖人所以無私者無我故也私於有我未有能成其私者天地無自生之私故能長生聖人無有身之私故能常存故曰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御注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曰上善若水
臣義曰寂然不動復乎妙常者道也感物而應繼道而出者善也復於至道善無所

立名為上善道固已離善善名立而道體虧矣水之為物生乎天一道之出也水幾於道道未遠也出於空無流乎實有出乎道者然也淵而虛其深也可以會道靜而明其一也可以復道則未遠乎道者然也

出乎道而未遠乎道故曰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御注曰融為雨露萬雲以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疏為江河聚為沼沚泉深海大以

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污受垢不以自好累其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

臣義曰五行之致用也大而水為之本萬物之生植也博而水資其生施及於物而受之者不知其所施物蒙其澤而利之也

惡而不知其所以為善惡而不知其善惡而不知其惡故於道為近

居善地

御注曰行於地中流而不盈

臣義曰水由地中行性也其流趨下流而不盈故曰善地如水之善地則得所居矣

心善淵

御注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臣義曰虛靜而深不可測晦明而遠不可窮心如水的善淵如此

與善仁

御注曰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臣義曰兼愛無私愛之廣也施而無擇施之博也廣且博仁至矣與如水之善仁如此

言善信

御注曰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臣義曰避礙行險旁流萬折行由地中東歸於海言如水之善信如此

政善治

御注曰汚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臣義曰潔汚而清夷險而平任理之自爾順物之自然水之治也政如水之善治如此

事善能

御注曰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趨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臣義曰曲直圓方趨變不一適可而應常得其平水之能也事如水之善能如此

動善時

御注曰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臣義曰時決則流時塞則止以陽釋以陰凝隨時而動動而不括動如水之善時如此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御注曰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

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

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

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

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

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

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

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

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

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

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既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

強者莫之能先

臣義曰水兼諸善不有其善故不為而幾於道人有諸善而不有其善故不爭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注曰盈則溢矣銳則剝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御滿苟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臣義曰善持滿者不盈盈則有傾覆之患善揣物者不銳銳則有挫折之失不能忘有而事於矜持雖一時之盈未至或傾而

終有覆溢之患不能忘情而工於億度雖進銳屢中未見或失而終有困拙之累持盈揣銳立我故也有我則物為之敵事物之來無已將以我勝殆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注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

王天下以為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臣義曰在外之物無非儻來寄認而有之同適於弊金玉富貴在彼者也性命道德在我者也忘其在我而逐夫在彼喪其天真流於物假亦妄人爾金玉世所寶也非我固有恃而有之自累於物爾物有所累能無失乎富貴人所願也非我固有有而驕之自害於德爾德有所害能無患乎聖

人無我累雖王天下而不為己處顯無物累雖拘一世之利而不為己私分者體道故也故其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注曰功成者隨名成者虧日中則具月盈則蝕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而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臣義曰陰陽迭運寒暑代推有進則有退有成則有虧天道付功於物而其用退藏自然之道也彼認功名為己事進而不知退雖得持盈之善揣銳之工能勿悔乎聖人見成壞之理識盈虛之數知造化之密移明吉凶之倚伏而無功名之累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得天之道也

載管嵬章第十

載營魄

御注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

臣義曰魂託於氣而神無不之者屬乎陽也魄麗於體而營有所止者屬乎陰也神載魂則生神從魄則死聖人氣完固而神全一出入變化而無形體之或累以陽勝陰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至於外天地遺萬物獨往獨來應化無窮而神未始或困者不載於魄爾謂之營蓋有託宿止集之意言魄之舍也謂之載蓋有乘載運動之意言神之遊也故於魂言載於魄言營

抱一能無離乎

御注曰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

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散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人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己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内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

臣義曰道生一者水之生數也精之所

本故天一之水為精一生二者火之生

數也神之所出故地二之火為神一元之

炁混於太虛氣本無形精因以生精固於

一神集乃全一精集神而神用不竭以神

御形而形生不散故精者生之本一者精

之數精固而不搖則復乎一一抱而不離則精全精全則神全神全則合乎變物而上與造化者遊其靜也體道其作也契理孰究其終始彼汨於多欲與接為搆喪精失靈神散於形魂載於魄淪於幽陰沉為下愚而天理滅矣惟抱一不離者雖涉萬變而神全於一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注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

柔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

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

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

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彊則其靜

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

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充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

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至柔以

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臣義曰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氣寓乾坤以出入而萬物因氣以生死故氣為萬物之元而人尤貴於善養也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楊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則氣之所養要乎專也靜而不變一而不雜則氣得其專豈復有蹶趨動心之累善惡失其所適也哉氣專則靜一而有常冲和而不暴致柔以全真而體與道俱其與嬰兒等爾彼心火炎於中氣馬蹶於外彊暴之心勝而醇和之

德消喜怒并毗於陰陽嗜慾接構於聲色此人所以陷於妄作之凶不自返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御注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

臣義曰心復於無則情亡垢盡心融形釋故曰滌除萬物而不有冥會於道則遺人離物明徹見獨故曰玄覽妙理而默識滌

除玄覽則物我玄同何復有疵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御注曰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為也難矣聖人利澤施於萬世不為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已

故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

臣義曰愛民以仁而仁之施也未離乎有心治國以智而智之用也未離乎有知役於心智勞於有為者然也不為其愛則愛周於民不為其治則治全於國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御注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豁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為雌於是乎在

臣義曰天門開闔陽之動也陽動自然故以天言之道有出入故以門言之聖人無心於作為而闔闢變化應而不玄其為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注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

臣義曰旋續之設收聰明也守之以愚無所用知明白四達無以知為所以為聰明聖知

生之畜之生而不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於北則與物辨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臣義曰聖人自抱一專氣至乎玄覽則在我者至矣自無為為雌至乎無知則應物者至矣在我而忘我在物而忘物與道同體於是乎見生其所自生畜其所自畜道生萬物孰認而有為本無為孰矜而恃其

長天下也無刻削之巧皆付之自然爾故曰不宰夫如是故百姓不知萬物不謝是謂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注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臣義曰有之與無冥於一致道之全體神之至也自無適有因有見無則有無異相無即有而為體有即無而為用物理皆然也車之運轉器之成貯室之居處皆以無為之用車也器也室也皆以有為之體墮於形體認為已有歸於俱蔽蔽蒙之人也知無有為用則明變化之機達妙用之功應於無窮得於神解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御注曰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實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撓而水潤火燠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為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世莫觀其迹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臣義曰形而為有物之為利虛而為無物之為用有無相資而成功如後車也器也室也皆物之易見者也故即此三者以明有無之利用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御注曰目圓二焉其見者性也徹而為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聞者性也徹而為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之志觀道之人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

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聰明為之衰其於聾盲也何辯

臣義曰見曉於無形者得之神視聞和於無聲者得之氣聽視不以目故徹而為明聰不以耳故徹而為聰聰明足以作謀作哲而耳目徹乎無聞無見豈有聲色之累乎性遷於情已失於物弊精神於聲色役耳目於視聽是以神宇耗而聰明衰故曰目盲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五味人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腊毒故令人口爽人之生也形不滿仞而心侔造化聖人之心動而緯萬方靜而鑑天地世之人從事於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為大哀也耶

臣義曰大羹玄酒復乎無味所以體道也道之出口淡乎無味所以語道也葆乎冲

和全其天真至味存焉逐世好之嗜而厚於五味則失味之真故曰口爽心遊於物初而侔乎造化其動而出也足以緯萬方其靜而入也足以鑑天地心復乎無心而然也從事於田獵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和返氣血作勞而心發狂失性如此大可哀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注曰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而俱贍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養貴富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臣義曰知義命之所在者明富貴之有分知分而安之豈復有攘奪健羨之患貨之難得世之所貴非適於用而妄以為美者難得故也貴其難得至於決性命之情而期於必得則行之毀也孰顧故曰行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臣義曰無所擇而無不容者腹也有所視而有所別者目也故坤以厚載有容為腹離以外視而明為目容則無所不受契道之體明則見有所不及立我為用故聖人去彼取此聲音嗜好利欲均失性也感移於物情累之役人也目為多故先言乎目目不盲耳不聾口不爽心不狂行不妨則情忘氣完而腹實矣故終之以為腹不為目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二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三

良三

道經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御注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利則患莫大焉以富為是者不能辭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林迫之恐欣懼之喜又溺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

臣義曰見寵於人而心為之榮辱孰甚焉處貴於時而已為之利患莫大焉寵辱本乎得失得失之來心之驚也驚於得失而為榮辱故曰若驚以彼之貴為我之利固而居之反累其心同乎有為之患而不能自脫

何謂寵辱寵為下

御注曰寵之為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